



莊子庸齋口義棧航

四

仁13
1606
5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第一寄

經書

第 821 號

第 4 卷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仁13
1606
5

莊子屬齋口義棧航卷之四

小野 壹 校

外篇胠篋第十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
同肩鏹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
揚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肩鏹之不固也然則向
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
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
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隣邑相
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

莊子卷四

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平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看此篇便見得憤悱之雄處。粧撰一段譬喻。自為奇特。胙開也。探手取之也。發亦開也。鼠竊之盜。却下此六字。非文乎。緘滕繩結也。攝纏繞也。

局管鑰也。鑄鎖也。世俗之知本為鼠竊之備。大

盜至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篡齊以私量貸公量

入。昭公三年左氏云。晏子與叔向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

為陳氏矣。公奔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金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金。金十則

鐘。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大矣。以家量貸而

以公量收之。註云。登加也。加謂加印量之一也。貸厚而收薄。看左傳所言。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

盜賊之謀。戰國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喻

之。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

耶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
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
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
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
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
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
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
而害天下也多音義云胞
勅紙反
胞裂也糜爛也皆得罪而喪其軀也四子雖賢
而身皆得罪盜跖反以自免此言賢者不足自

恃而竊聖道之名者或以自利為盜之聖勇義
知仁此是莊子撰出這般名字以譏侮儒者其
言雖怪而以世故觀之實有此理說到不善人
多善人少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處亦是精絕
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太
盜起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
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太盜不起天下
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
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楚方伐魯以其酒薄也而梁乃伐趙以魯不得

而授也。唇與齒似不相關，唇竭而齒自寒，川與谷不相于，川竭而谷自虛，丘與淵不相于，丘夷而淵自實。即今人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也。五會元第二十。法忠禪師傳。上堂。張公喫酒。李公醉。子細思量。不思議。李公醉醒。問張公。恰使張公無好氣。無好氣。不知歸家。且打睡。又同卷。慧方禪師傳。上堂。達磨祖師在脚底踏不着。今提不起。子細當頭放下。看病在當時。誰手裡。張公會看脈。李公會使藥。兩箇競頭醫。一時用不着。藥不相投。錯錯喫茶去。○五雜俎第十一。曰。稻有木。旱二種。又有秫田。其性黏軟。故謂之糯米。食之令人筋緩。多睡。其性懦也。作酒之外。產婦宜食之。又謂之江米。陶彭澤公田五十畝。悉令種秫。蓋亂離之世。藉酒以度日耳。然督郵一至。便爾解綬。所種秫田。未嘗得升合之入也。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者。耶。書此以喻聖人之法。發一笑。又在。大愚普說第三。

不為盜，設而反為盜賊之資，故曰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不生而大盜不起。措譬聖人縱舍盜賊，言亦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後天下治也。川水滿則山谷之中皆有水，川竭則谷自虛矣。川與谷雖不相通，而春夏之盈，秋冬之涸，却同也。丘夷山頽而夷平也，猶曰山附於地，剝也。剝象山夷則土實之於淵，是不相關而相因也。無故即無事也。重聖人而治，言聖人復出也。聖人復出而制法愈密，欺詐者得之益可以欺。世故曰重利盜跖也。魯酒薄而邯鄲圍，又見淮南子。淮南子卷之六。繆

稱訓篇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註魯與趙俱朝楚飲酒於楚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更求酒於趙不與楚吏怨以趙所飲酒於楚王易魯薄酒楚王以為趙酒薄而圍邯鄲一說趙魯飲酒於其文稍異意亦同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斗斛權衡符璽仁義四者并言以下抑高守子篇天之道抑高而舉之意竊鈎小盜也鈎腰帶下時損有餘補不足

環也戰國之諸侯篡奪而得皆大盜也小者誅而大者乃如此憤世之言也既為諸侯則其立國亦以愛民利物為事是亦不特竊國併竊聖人之仁義聖知也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名為大盜者人皆欲逐之今之諸侯皆竊國者

立於人上人謂誰不見故曰揭如此大盜昭昭
於世併仁義斗斛權衡符璽以竊之而世未有
立賞以求捕用刑以禁止者是皆憤世而為此
言魚不可脫於淵言不可離水也聖人之法只
可自用不可使人人皆知之故曰非所以明天
下也明者天下皆知之也

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
破璽而民朴鄙培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
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擿玉毀珠焚符破璽剖斗折衡皆是激說以結

絕聖棄智之意非實論也殫殘者毀削也盡去
聖人之法民始純一可與言道也故曰民始可
與論議此皆憤世之辭故人每以剖斗折衡焚
符破璽之事譏議之其實即老子不貴難得之
貨則民不為盜之意但說得過當耳東坡曰人
生識字憂患始東坡第三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豈欲天
下人全不識字耶

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
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
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擣工倕之指而天

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鏤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智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擢亂者，抽擢而紊亂也。六律有長短之叙，抽而亂之，使其不可用也。鏤，絕焚棄之也。有瞽曠之耳而後能為律樂之事，塞其耳則人之聰皆合乎自然，無此等造作也。明巧兩句，其意亦同。因

巧字却舉老子大巧若拙一語以證之，亦是文法處。曾史有忠孝之名，楊墨有仁義之言，攘除而棄擲之，使仁義之說不行，則天下之人同得此德，始歸於玄妙矣。不鏤，不消散也。不累，無係累也。不惑，不相誑惑也。不僻，無偏陂也。以曾史楊墨與師曠工倕離朱并言，亦以小抑大也。外立其德者，重外物而失本心也。燭亂者，言熏灼而撓亂之也。以正法言之，此等人皆無所用，言皆當去也。故曰：法之所無用也。此一句結得極有力文字之好處。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

十二箇氏只軒轅伏羲神農見於經自此以上吾書中無之或得於上古之傳或出於莊子自

撰亦未可知亦由佛言我於過去某劫也法華化城

喻品曰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爾時有佛名大通智勝如來壽量品曰我成佛已來復過於此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劫自從是來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說法教化亦於餘處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國導利眾生雖若大言然以天地間觀之自伏羲以來載籍所可考者三千

餘年豈有許大天地方有三千餘年伏羲以前

必有六籍所不傳者但言之則近怪妄然亦不

可不知且如吾閩自無諸以來方見於漢閩書四十

一閩越王無諸其先越王勾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與越東海王搖率越歸都君吳芮從諸侯滅秦而項籍不王之漢擊項籍無諸與搖率越人佐漢五年至唐而後漸有文物無諸復立無諸為閩越王之前當猶草昧易屯卦天造草昧疏云謂草創昧謂冥昧可也近

時囊山寺前耕於野者忽得一穴其間金玉之器鼎彝之屬甚多人皆竊而去之最後既虛鄉人皆相率而就觀其埽無大小皆雕人物龍虎

不勝精巧。此前穴也。其後一壁以鋤斧擊之。鞞
鞞然有聲。但堅固不可動。必是銅鐵所灌。意非
有國者之墳。不然。書籍所載。聞之上無聞焉。則
必有之而不傳者。然則容成大庭之類。不可謂
無之。

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其其食。羨其服。樂其俗。
安其居。鄰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
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
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趨之。則內棄其親。而外
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

之外。則是上好智之過也。上誠好智而無道。則天
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

其食而下。又是山無蹊隧。

馬蹄篇。山無蹊。處抽

繹出來。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趨之。便是暗說孟

子荀子推而上之。孔子亦在其間矣。觀齊稷下

文選序云。所謂坐。但丘。議稷下。註云。但丘。稷下。皆齊地之丘。山也。田巴設館於稷下。以延遊說之士。與蘇張之徒。便見莊子因當時之風俗。故有

此論好智。則非自然之道矣。故曰好智而無道。
夫弓弩畢弋。操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網
罟。罾笱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

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頡滑堅自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奸智。

畢有柄之網也。弋繳射也。機變變詐也。削格猶

漢書曰：儲胥也。漢書楊雄傳長楊賦木雍槍纍外又以竹槍纍為外儲也。文選註儲胥藩落之類。槍纍作木槍相纍為柵也。擁禽獸使不得出。李商隱籌筆驛詩云魚鳥猶今之木柵也。捕

兔鹿者亦有之。置罟亦網也。智詐以智而相詐

也。漸毒相漸染而為毒亂也。頡桀頡也。滑汨亂

也。解垢小補韻會云垢苦候隔角也。堅自解垢切。解垢詭曲之辭。

異同皆當時辯者之名。以取魚取鳥取獸之事

與辯者並言之。亦是以曾史與斗斛權衡並譏

之意。每每常常也。常常如此而至於大亂皆奸

智之罪也。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

亂

不知者務外求異者也。已知者曉然而易見者

也。自然之理也不善在入者也。已善在我者也

即齊物論所謂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言但知

他人之非而不知已之所是者亦非也

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燥山川之精中隳四時之施
喘矣之重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智之
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
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惓無為而悅夫嗶嗶之意
嗶嗶已亂天下矣

上而日月下而山川中而寒暑四時微而至於
喘矣肖翹之物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莫不失
其性甚矣夫好智之亂天下也此嘆息一句而
結之也喘矣微息而動之物附地者也蛸蟥

大典及蠅蟻也。在壁也。之類。肖小也。翹輕也。飛物也。蜂蝶

之類肖音蕭種種殼實之貌役役務外作為之
貌嗶嗶囁囁也上句既結了却以三代實之謂
三代以下便是如此故曰自三代以下是已嗶
嗶役役兩句對說下面只拈嗶嗶字結便與前
篇馬蹄素朴而民性得矣處同逍遙遊曰湯之
問棘也是已起語也此曰三代以下是已結語
也起結雖異同一機軸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
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
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其堯之治天下
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
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
不愉，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此篇又做一句破
題。詩人玉屑第二。凡八句。又是一體。在者優游
自在之意。淫亂也。靜定則不淫矣。宥者寬容自

得之意遷為外物所遷移也使天下之人性皆
不亂德皆不移於外物又何用治之乎不恬不
靜也不愉不樂也以堯對桀言之曾史盜跖
篇之類也全書意勢皆如此其理皆未正然筆
力豈易及哉以不恬比不愉使無輕重矣

人大喜耶毗於陽大怒耶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
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
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
天下始喬詰卓鸞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
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

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
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喜屬陽怒屬陰毗益也醫書所謂

靈樞行鍼篇云岐伯曰多

陽者多喜多有餘之病也致中和則天地

位中庸

失其中和則有四時不至寒暑不和之事氣序
既逆則人亦病矣使人者言因堯桀在上致人
如此也喜怒失位居處無常謂妄為妄動也懂
懂往來朋從爾思易咸九四貞吉悔亡懂懂往來朋從爾思注云懂懂王肅
云往來不絕是思慮不自得也成章有條理也不成
章則失中道矣喬好高而過當也詰議論相詰

責也。卓孤立也。鷙猛厲也。此四字皆形容不和之意。盜跖曾史只是替換賢不肖字。用心既不和。則賢不肖皆非矣。為天下者。於其賢者而賞之。於其不肖者而罰之。賢非真賢。出於好偽舉世皆然。故欲賞而不足。不給亦不足也。言世間此等人多矣。其意皆是譏賢者。乃與為惡者對說。所以重抑賢者也。人人皆慕賞。避罰以偽相與。則豈能安其性情自然之理哉。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智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倉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情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耶。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饗之。吾若是何哉。

為明而好五色。為聰而好五聲。皆亂其真矣。故曰。淫德與理自然者。仁與義有心以為之。故以為亂於德。而悖於理。技能也。淫樂也。彼以禮樂

為外物故曰相於枝相於滄相助也助益之而愈甚也藝業也疵病也業乃自勞病乃自苦以聖智之名而悅之則愈勞愈苦矣故曰相於業相於疵此聖字止近似能字猶今言草聖之聖也後漢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草仲將謂之草聖故於盜亦曰妄意室中之藏聖也法篋此皆字義不同處讀者當自分別不可與語孟中字義相紊亂八者明聰仁義禮樂聖智也安其自然則八者雖有亦不能為累故曰存可也亡可也不妄其自然則八者能為害矣鬻卷局束之貌儻囊多事

之貌豈直過也而去之言不特獵涉一過隨即休止齋戒以言謂鄭重而誇說之跪坐以進謂致恭盡禮而相傳授鼓歌以儻之謂言之不足手舞足蹈也此皆譏一時之學者吾若是何哉言汝輩如此果何為哉吾非自言指他人而言也猶詩曰我姑酌彼金壘國風卷耳篇婦稱其夫也書曰我用沉酗于酒微子篇微子稱紂也此是文法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托

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臟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此段直說無為自然之治不得已三字便有有

天下而不與之意論語泰伯篇子曰魏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以其身之可貴猶貴於為天下而後可以天下

托之以其身之可愛猶愛於為天下而後可以

天下寄之此兩句文亦奇理亦正讀莊子之書

於此等句又當子細玩味禮記曰筋骸之束禮

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解其五臟

便是不束矣擢抽也過用其聰明也尸居者其

居如尸然即曲禮所謂坐如尸也龍文來也尸

居無為而威儀可則自然有文故曰尸居而龍

見淵深也靜也默不言也雷聲感動人也雖不

言而德動人也禪家所謂是雖不言其聲如雷

也大惠普說三云古人道雖然不語其聲如雷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故曰淵默

而雷聲神精神也天天理也動容周旋無非天

理故曰神動而天隨如此三句亦可以莊子為

累即是野馬塵埃生物以息相吹之意道遙。動也。累微細而累多也。虛室之中漏日如卵處。看日影中微塵便見此兩字下得奇特。若動而又不動。若多而不見其多。故曰炊累言我若無為於上而天下之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見前註。自得自樂如萬物之炊累然。又何用我容心以治之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因殺綽約柔乎剛彊。廉剡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滯而靜其動也縣而天。憤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此一段把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告子上篇合而觀之便見奇特。無撓者無撓亂撓拂之也。排下者不得志之時愈見頽塌得志之時則好進不已。上此心向上也。下心趨下也。向上向下皆為囚殺乃自累自苦之意。綽約儂美也。玉篇儂呼緣切慧也剛強之人或為綽約所柔以項羽而泣涕於虞美人是也。史記項羽本紀云項王夜起飲帳中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驪不逝真兮虞兮奈若何。義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廉剡圭角

也。彫琢磨礪也。諺云。入太學者。菱角入去雞頭
出來。即此意也。少年得志之人。多少圭角更涉
憂患。世故皆消磨了。故曰。廉劇彫琢。其內熟時
如焦火然。其凜凜時如凝水然。此皆形容人心
躁怒憂恐之時。一俯仰之間。而其心中往來。如
再臨四海之外。其急疾也如此。撫臨撫也。猶言
行一過也。其居也淵而靜。言心不動之時。其動
也縣而天。言此念一起之時。如縣係於天。債與
債同。債驕亢戾之狀。不可係。即不可制也。佛經
云。如何降伏其心。金剛經云云。何降伏其心。註
云云。何降伏其心。使至佛果
不中退
失也。看他降伏字。便見得債驕不可係之意。此
一段模寫人心。最為奇妙。非莊子之筆。亦未易
能也。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擐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
肢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臟。以為仁義。矜
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謹堯
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
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
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智相欺。善
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太德不同。而性命

爛熳矣。天下好智而百姓求竭矣。

股無肢猶解肉不生之意三國志云劉備身不離鞍解裏肉消今不

復騎解脛無毛言勞其足也音勤與禮同矛裏肉生

柄也項籍傳鋤耨棘矜此言矜梗其血氣也猶

白柴其內也天地篇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規為也言其為

仁義法度勞苦如此雖如此勞苦而猶有無奈

何處故有放流之刑不勝天下者言其無如天

下何也四罪而天下咸服本舜事也而莊子喚

作堯所以曰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天下篇其辭雖

參差而諛詭可觀註云其見天下篇此便是參言雖怪誕而自可玩好

差處是實供吐了堯舜且如此延及三王尤大

可駭矣施延也三王既如此所以下而小人則

為桀跖之行上而君子則慕曾史之名而起儒

墨之爭於是自喜於我而加怒於人自以為智

而以人為愚自以為善而以人為否自以為信

而以人為誕彼此皆然故有相疑相欺相非相

譏之事即齊物篇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之意爛熳字下得好性命之理到此都狼籍了

求竭者言下無以應之也

於是乎鉞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

六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嵯岩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榘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智，而天下大治。

此段言其不勝天下，遂至於用刑。鉞鋸繩墨椎鑿，皆用刑之具也。繩束縛者也。墨黥淄也。脊脊者，猶籍籍也。罪在櫻人心者，言自黃帝始也。賢

者隱遁不出，而其君自勞天下之被罪者甚衆。氣象如許，而儒墨於此時，猶且高自標置於舉世罪人之中。故曰：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離跂，支離翹跂也。攘臂，奮手言談也。乃自許自高之兒意，嘆也。甚矣哉！言所為已甚也。儒墨於此，可謂甚不知耻也。上下兩甚矣字，意却不同。皆是奇筆處。桁楊，械也。相推，言行者相挨撻也。桎，楊接榘，因聖智而有。桎，梏鑿枘，因仁義而有。桀，跖借曾史之說，得以自文而為害。是曾史為盜跖之嚆矢也。接榘，今枷中橫木，亦楔也。嚆矢，

今之響箭也。郭註云。嚆矢。矢之猛者。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音義云。作空同。註云。空同。當北斗。下。山也。爾雅云。北戴斗極。為空同。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是致和。而使萬物育也。

官陰陽。以遂群生。是燮調陰陽。以順萬物也。官各任其職也。陰陽不相戾。各當其職。曰官。物之本然者。曰質。即前言至道也。物之殘者。言害物之事也。天地陰陽皆自然之理。五穀群生亦自生。自遂之物。有心以官之。則反為物之害矣。而汝也。指黃帝而言也。族聚也。雲不族。而有雨。是此有而彼無也。不待黃。而落。失時也。荒者。日月有薄蝕。廢其光也。荒廢也。翦翦。猶淺淺也。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

誓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
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
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
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
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不曰治天下而曰治身故以為善問窈窈冥冥
遠而不可窮也昏昏默默微而不可見也無視
無聽耳目俱忘也神存於心曰抱靜而無為形
則自正神必清靜形不勞役氣無搖動則可以

長生今修煉之學皆原於此如仙如佛自古以
來必皆有之亦不是莊子方為此說也無勞無
搖此無字與勿字同有禁止之意目無見耳無
聞心無知又解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兩句神守
其形則可以長生此神字今修養家所謂嬰兒
是也

老子經云專氣致柔能嬰兒
又曰常德不離復歸嬰兒

慎汝內閉汝外多智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
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
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
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

吾形未嘗衰。

慎汝內不動其心也。閉汝外不使外物得以動

吾心也。纔多智則爲累矣。不識不知詩皇矣篇云不識不

知順帝而後德全。故曰多智爲敗。至陽之初太

明也。至陰之初窈冥也。原初也。大明之上太虛

之上也。窈冥之門無極之始也。易言一陰一陽

之謂道。亦是此等說話。但其說涵畜。莊子要說

得暢快。故其辭如此。爲汝者教汝也。遂從也。猶

往也。入窮也。言欲教汝極至於此也。官職藏府

也。此言人身自有天地陰陽也。我之天地各官

其官我之陰陽各居其所。則此身可以慎守。物

物皆自堅固。物者我身所有之物也。故曰物將

自壯。所守者一而不雜。所處者無不和順。此所

以形雖千二百歲之久而不衰也。處者處事處

物也。感而應之者也。天地即吾身之健順也。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

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

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

道者上見光而下爲玉。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

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

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緝乎遠我昏乎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廣成子之謂天者言其可與天合一也物安有

窮而人必求其所終物豈可測而人必求其所

極是以有涯而隨無涯也養生主篇此兩句極有味

以麓言之則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韻府云古詩人

無三百年期強作三千年調鑄鍊作門限鬼見拍手笑亦此意易不終於既

濟而終於未濟是知物無窮而物無測也子在

川上而曰逝者如斯乎論語亦指其無窮無測者

言之上可以為皇下可以為王此皇王字如聖

盡倫王盡制荀子第十五解蔽篇云聖也者盡

足以為天下極矣如天下篇所謂內聖外王也皇是無

為者也王是有為者也非三皇與三代之王也

上見光者日月也下為土者地也言居天地之

間曠然無知舉頭但見日月低頭但見地下而

已百昌百物也生於土而反於土葉落歸根五

會元六祖曰吾此形骸歸必有所眾曰師從臭

腐化神奇神奇化臭腐之意知北遊篇註云花

神竒落而在地則為去汝者離去人間之意無

窮之門無極之野猶言天地之外也可與日月

天地相為長久故曰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
緝與冥同昏暗也當我者迎我而來也遠我者
背我而去也物之來去我皆泯然而不知故曰
當我者緝乎遠我者昏乎人盡死者以其心死
而不知道也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
脾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
耶叟何為此鴻蒙拊脾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
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
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

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鴻蒙拊脾爵躍
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
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
天忘朕耶天忘朕耶再拜稽首願問於鴻蒙鴻蒙
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
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
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
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夫弗成解獸之
群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
也

扶搖之枝即扶桑日出之地也。音義云扶搖神木也。生東海。

批脾雀躍形容其跳躍自樂之意儻然自失之

見贊然屹立之兒叟指鴻蒙也趙州見投子買

油而歸州云久聞投子今見買油翁投子曰油

油。傳燈錄十五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劉氏子幼歲依洛下保唐滿禪師出家次

閱華嚴教發明性海復謁翠微頓悟宗旨由是放意周遊後旋故土隱投子山結茅而居一日

趙州和尚至桐城縣師亦出山途中相遇乃逆而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麼師曰茶鹽錢布施我

州先歸庵中坐師後携一餅油歸州曰汝秋識賣油子及乎到來穢見箇賣油翁師曰汝秋識賣油

翁且不識投子州曰如何是看禪宗此事便見投子師提起油餅曰油油

對雲將曰遊乃是莊子形容鼓舞處油字與遊

字不同非以油為遊也不較而對曰遊仰視曰

吁盡得自妙育群生之問便與前黃帝之問同

掉頭搖頭也天忘朕耶朕我也呼鴻蒙為天言

前日曾一見尚記得否豈已忘之耶浮遊周遊

也猖狂軼蕩也。韻會云軼蕩過越不拘也軼或作跌不知所求無

所求也不知所往無所往也鞅掌紛汨也。音義云鞅掌失也

無妄真也遊於舉世紛汨之中而自觀其

真不得已於民言欲謝絕之而不可也放效也

民以我為法也天之經常物之情實皆自然而

已今既以有心為之則是亂逆其自然矣豈得

成自然之化。故曰玄天弗成。玄虛也。猶言先天也。獸群而不爭。則無異類同類之別。今各解其群而去。則是有余我同異也。鳥皆夜鳴。驚也不。能輔物之自然。而使失其性。則草木昆蟲皆被禍矣。此皆自有心以治人始。亦猶前曰罪在櫻人心也。篇內語。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毒哉。仙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汝。待處無為。而物自化。隨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泮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然則吾奈何者。言今既如此。如之何而可也。毒哉。猶石頭所謂苦哉苦哉是也。傳燈錄十四汾州石樓和尚問僧發足何處。僧云。漢國天子還重佛法。麼。僧云。苦哉苦哉。又十五洞山价傳云。僧曰。見祇對次。師曰。苦哉苦哉。大惠普說云。庭前柏樹子。麻三斤。乾屎橛。都是你心。苦哉苦哉。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仙人。翻成毒藥。仙乎急去之。良言汝已自毒。自苦可急急歸去。不必問我。這一段粧撰問。

谷處便似傳燈錄上說話。心養者言止汝。此心自養得便是。不曰養心而曰心養。當子細分別。徒但言汝但處於無爲之中。而物自化。自化者往來不息。自生自化之意也。將從前許多聰明皆吐去。而莫留之。倫與淪同。淪沒也。泯沒而與物相忘。則與泮溟大同矣。泮溟無形無朕。未有氣之始也。解心解去。其有心之心。釋神釋去。其有知之神。莫然定也。無魂者無知也。精曰魄。神曰魂。無魂者猶前言塊然。以其形立也。解心之心與心養之心。自異。解神之神與抱神以靜之神。篇內之語自異。此等字。又當子細體認。云云。衆多也。各復其根。生者必滅也。雖滅而不滅。滅者又生。故曰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無知無覺之兒。渾沌則終身不離乎道矣。纔有知覺。則與道爲二。故曰若彼知之。乃是離之。此一句甚精微。當着眼看。凡有分別之謂名。凡有好惡之謂情。闕者見也。無問無闕。則無所分別。無所好惡矣。此即無爲自然也。我能無爲自然。則物物各遂其生。是其固然者也。故曰物固自生。固者固有也。降猶言賜我也。默者不言也。賜我以自

然之德示我以不言之理。反身而求之已得此道躬親也。自也言自於吾身求之乃得其所得矣。遂拜謝而去。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投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自此以下至篇末乃是莊子自鋪說一段。欲人同己而不欲其異己是以我皆出乎衆人之上也。以己之所聞必欲衆人皆歸向而後安則我何嘗異乎衆人。雖欲出衆而何由出衆。若謂之獨見則必衆人皆不知而後可。既欲人人同我則是我不如衆人之技多矣。老子曰知我希則我貴矣。莊子又如此翻騰出韓退之論文所謂猶有人之說在。亦是此意。韓文十六卷李翱書心以爲喜譽之則心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

其心如此而欲爲人之國是欲攬取三王之利而不知其必爲害患也。以此謀人之國是圖僥倖也。僥倖爲心但見有喪安得有成。但有國者未知其人而爲其所惑也。有土者存國也。指當時諸侯而言也。此意分明是譏當時歷聘遊說之士。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物物者有心有迹也。不物者無爲而爲自然。而然也。無爲則無所不爲。故曰不物故能物物。若知物物之不物則豈特治天下而已。故曰出入六合遊乎九州。言道超乎萬物之表也。操縱闡闢於造化之間而與天爲一。非人可得而二之。故曰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如此則至貴矣。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望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觀有者。

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

大人至人也。即獨有之人也。形必有影。聲必有響。自然而然而然也。有問於我。則盡吾之所懷而應之。以此對乎天下。是以一身而獨當天下之大也。我為主。配為賓。無響無聲。無臭也。無方無迹也。撓撓群動。不已之兒。適往也。挈提也。汝指舉世之人也。復歸也。挈舉世之人而往歸之於撓撓之中。言雖出世而不外於世間者。是出世世間。非二法也。無端無始也。無旁四面皆無極也。出入而遊乎其間。日日如是。而不見其所終。安知其所始。故曰與自無始。以形軀而論贊之。合乎天地之間。皆同此身也。故曰合乎大同。頌贊也。我身既與萬物皆同。則不得而自私。是無已矣。既已無已。則何者為有。即龐居士所謂空諸所有。勿實諸所無也。

所有勿實諸所無也

五燈會元第三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

玄世本儒業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方法為侶者是其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州牧于公頓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說枕昔之君子但見其有與天地為友者方見其無其曰昔之君子者自堯舜而下皆在其中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

觀此一段。莊子依舊是理會事底人。非止談說

虛無而已。伊川言。釋氏有上達而無下學。二程

十四。明道遺書三云。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此語極好。但如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

此數語中。又有近於下學處。又有精粗不相離之意。以道為貴。則物為賤矣。人豈能遺物哉。故曰。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任用也。以道為貴。則在人者卑矣。然豈能離人而獨立哉。故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因相依也。匿隱也。晦昧也。明白者道也。以事對道。事則晦昧矣。然豈能盡遺世事哉。故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道者精也。法者粗也。然法豈能盡棄哉。故曰。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言義則去道遠矣。而義豈可去哉。故曰。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道無親疎。仁則有愛。

雖非至道而豈能遺仁哉必推廣之故曰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禮有節文似於強世而不可不為故曰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豈一日一人之力可為故曰積德人所同得也雖與世和同而有當自立處豈得與人同故曰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中和同也一於自然者道也然而有當變易處豈容執一而不變故曰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不可知之謂神孟子盡心下篇天之所為皆不可知人事不可以不盡豈可盡委之不可知哉故曰神而不可不為者

天也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讓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

不助者不容力也在於人者不容不為而以道眼觀之則雖為之而不容力故曰觀於天而不助此助字與助長字同孟子公孫丑篇云勿助長不累者不

累積以高也。累積以為高，則是容心不自然矣。
 累音壘。不謀者，無計度之心也。不恃者，不自以為
 為息也。會聚也。積不化也。不積則化矣。薄逼也。
 近也。所行雖近義，而不自以為有。曰集義則不
 化矣。不諱者，不拘忌也。應應接也。拘於禮文，則
 有所諱避。可行則行，隨事而應接之。故曰應於
 禮而不諱，讓退縮之意也。接事之間，直情徑行。
禮記檀弓下云：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
 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
 然。無所退縮，故曰接於事而不讓。以法齊物，雖
 紛雜之中，而有簡直之意。故曰不亂民。雖可恃

而不輕，我以倚重之物，雖可因而不去，本以就
 末，幹轉從上，數句到此已盡，却又提起一物字。
 曰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此物字即是精者。
 為道粗者為物，事事物物皆在其中矣。若以道
 心觀之，皆不足為。然而有不可以不為。此便是
 人心處觀。此一句則莊子豈不知精粗為一之
 理者。又曰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言世間之事
 雖不可不為，而必知自然之理，則可不明於天
 理之自然，則在我之德不純一矣。不通於道，即
 不明於天也。無自而可者，言無往而不空處也。

上言不明於天不通於道到此結處又曰不明於道則知不明於天不通於道兩句只是一意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貴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此兩行最妙最親切於學問但讀者忽而不深求之無為而尊者天道之自然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之不容不為者也上句便屬道心下句便屬人心此一累字便與危字相近主者天道是以道心為主也臣者人道是便人心聽命也此

臣主字不是朝廷君臣從來讀者只作君臣說

誤矣

郭象注君任無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云云

此是一身

中之君臣齊物論曰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當如此看可也莊子之書大抵貴無為而賤有為前兩轉既說有為者不可不為又恐人把有為無為作一例看故於此又曰天道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開闔抑揚前後照應若看得出自是活潑潑地但其言語錯雜鼓舞變化故人有不能盡知之者兼其間如遠而不可不居者義親而不可不廣者仁此語不入

聖賢條貫所以流於異端須莫作語孟讀方可
 自賤而不可不在以下至不可不察也此莊子
 中大綱領處與天下篇同東坡以為莊子未嘗
 譏孔子記於天下篇得之今日莊子未嘗不
 知精粗本末為一之理於此篇得之更有一說
 聖賢之言萬世無弊諸子百家亦有說得痛快
 處且如易曰繫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道舉
 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又曰同上見乃謂之
 像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
 咸用之謂之神何嘗不說精底何嘗不說粗底

說得如此渾成便自無弊樂軒曰儒者悟道則
 其心愈細禪家悟道則其心愈麤此看得儒釋
 骨髓出前此所未有也如莊子此段把許多世
 間事喚做早喚做粗中間又著箇不可不三字
 似此手脚便麤了便無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氣
 像論語堯曰允執厥中舜又授禹曰若分別得
 這麤細氣像出方知樂軒是悟道來是具大眼
 目者他人闢佛只說得皮毛他既名作出世法
 又以絕人類去倫紀之說闢之何由得他服

外篇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

其化均者言皆是元氣也。治主也。萬物雖多主之者一造化而已。人卒雖衆其主君也。猶言天

無二日民無二王也。

孟子萬章上篇孔子曰天無二日民有二王又禮喪

服四制篇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天之與我者爲德我能推原其

德之初皆自天而成之則人力無所加矣。爲人君者能知乎此則無爲而順自然矣。無爲自然。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便是天德玄遠也。玄古猶遠古也。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定。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入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天地之間有氣則有聲。有聲而後有名。名之爲君則天下之分定矣。此自天地之初纔有聲時便自定了。此是自然底。故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定。言聲也。道自然也。既有此分則自有君

臣之義。便是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之意。

易繫辭上云天

高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故曰以道觀分而君臣之

義明。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用於世者多。隨其能而盡其職。其所以能者亦天與之。蓋天生許多人出而做許多事。故曰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萬物之間未有無對者。有寒則有熱。有雌則有雄。有上則有下。有前者則有後。有左則有右。箇箇相應皆出自然。故曰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此四句最妙。其語甚純粹。天能覆能生地能載能成。同此德也。通同也。萬物之間各有

自然之理行乎其中故曰行於萬物者道也上之所以治者如禮樂刑政皆治之事也事事之中各有藝業隨其所能者人之技也道德精者也事與技粗者也無精無粗皆出於自然則技即事事即藝藝即德德即道道即天故曰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兼者合一為一之意義合作藝因聲同故傳寫之訛耳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畜天下即孟子所謂以善養天下者離婁下篇

然後能我無欲則天下自然足我無為則天下

自然化我能靜則百姓自然定淵靜澄靜也萬

事不過一理故曰通一而萬事畢得於我者苟

能無心則非特人服之鬼神亦伏之記曰猶傳

有之也此語上世所傳故莊子舉以自證此五

句極純粹上三句與老子略同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

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天行不崖異
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
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
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
逝也

夫子言其師也剗心者剔去其知覺之心也去
此知覺之心而後可以學道天自然也為之以
自然則謂之天得於已者不言喻故曰無為言
乏之謂德無為言者謂無所容言也異者亦同
故曰不同同之如此大矣崖異有迹也寬綽然

也物物不同而我皆有之故曰有萬不同之謂
富即萬物皆備於我也孟子盡心上篇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
樂莫紀條理也所執之德小大有序各有條理
故曰執德謂之紀卓乎如有所立論語子罕篇顏淵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德之成也循其道而行則無所
不備備道全美也完全也外物不足以動其心
則在我者全矣故曰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十者
天德仁大寬富紀立備完也韜藏也包括萬事
而無遺皆歸於心此心之大無外矣故曰韜乎
其事心之大也逝者往也逝者如斯之逝也論語

子罕篇云。子在川上曰。萬物往來不窮而吾與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乏為無窮。故曰沛乎其為萬物逝也。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迫貴富。

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

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

府。死生同狀。

藏金於山。藏珠於淵。富藏於天下也。不迫者遠

之也。不以壽夭為哀樂。不以窮通為榮辱。醜字

下得便勝辱字。一世之利。與一世共之。不拘以

為我之私分。人亡。吾人得之之意也。家語二云。楚恭王出

遊。亡。鳥。嗥。之。耳。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馬。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曰。惜。乎。其。不。天。也。不。曰。人。遺。耳。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雖。王。天。下。不。自。以。為。尊。顯。黃

屋。非。堯。心。之。意。也。文選二十。范曄樂遊。應詔詩。崇盛歸朝。闕。虛寂在川。岑。山

梁。協。孔。性。黃。屋。非。堯。心。中。之。明。照。乎。天。地。以。此。為。顯。故

不以王天下。為顯也。聚萬物而歸之。一理。故曰

一府。死生亦大矣。德充符篇。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而無

所變於己。視之若一也。故曰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

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

淵乎其居。靜也。居者不動也。定也。濇乎其清。不

淵乎其居。靜也。居者不動也。定也。濇乎其清。不

混不雜也。金石之鳴亦自然之天也。故曰金石
 不得無以鳴言。鳴底便是道也。然金石雖有聲
 非人考擊之則不鳴。人之考擊亦是天機也。此
 兩句又是一般道理。亦猶前所謂庸詎知吾所
 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太宗師篇注
 於天。又必求而後得。若以爲出於人。又有求而
 不得者。此所謂詎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也。
 故曰萬物孰能定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
揚子法言七曰。天不因人。人不天。不成。註天
 之禍福必因人。事之得失。人之成敗。必待天命
 之與。亦是此意。但於此書文字說得奇耳。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

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
 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
 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
 之人。

王德者言有王天下之德也。素逝者以素朴而
 往。猶易言素履往也。履初九。素履往。無咎。象曰
 它人尚華。已獨質。素則何咎也。事事無不爲。無不能而不以此
 爲名。故曰耻通於事。本原萬物之初也。知通於
 神。至誠如神也。庸採取也。物有取於我。而後其
 心應之。故曰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採猶感也。出

恍惚不
分明白

猶應也。萬物皆造化之所生。凡有形者皆同此
道也。然非自得於我。則此道不明。言不知也。下
句生字。言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存我之形以
窮究其始生之理。立我之德以明其自然之道。
此非聖人不能也。蕩蕩乎言其大也。忽然出首
出庶物之出也。易乾卦彖曰首出勃然動不得
已而起之意也。刻意萬物從之。是聖人作而萬
物觀也。易乾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觀。本乎天
註云。然則聖人之于久亦類也。其作
也。而物有不觀哉。利見之義可識矣。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

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
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
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冥冥無形之地也。視於無形而其見曉然。即恍
兮惚兮。其中有象也。老子經云。道之為物唯恍
唯惚。恍兮惚兮。其中有象。
人皆以為無聲而我之所獨聞。如八音之相和
所謂非見彼也。自見而已矣。非聞彼也。自聞而
已矣。駢拇篇。吾所謂聽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
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
而已矣。深之又深入。玄之又玄。入妙也。而又能應乎物。言
能精能粗也。神無形也。精氣也。以無形而見之。

莊子卷四

四十三

有氣形上形下之意也。易繫辭上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
 器存於我者虛而應於物也無已是以至無而
 供萬物之求也時騁時出而用也。中庸云溥博淵泉而時出
 之要其所歸宿不可以一定言或小或大或長
 或短或遠或近便是時中之意。中庸云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
 中脩遠合作遠近其意方足今日脩遠脩即長
 也分明是箇近字意或是上面既曰小大長短
 此言脩遠則近亦在其間不然則是筆快失檢
 點處但此兩三段散語文字精甚他人如何有
 此筆法。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
 遺其玄珠使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
 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
 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此段言求道不在於聰明不在於言語即佛經
 所謂以有思惟心求大圓覺如以螢火燒須彌
 山。圓覺經云云何況能以有思惟心測度如來
 却粧出一段說話如此玄珠道也知知覺也離
 朱明也喫詬言辯也象罔無心也知覺聰明言
 辯皆不可以得道必無心而後得之此等譬喻

也自奇絕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
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
天平乎？吾籍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
缺之為人也，聰明叡智，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
乃以入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
之配天平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
且尊智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絃，方且四
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
夫何足以配天平？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
不可以為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
之賊也。

段段是撰，出愈出而愈奇。若此一段，謂外篇粗
於內篇可乎？配天猶書云：殷禮陟配天也。君爽
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言王天下也要邀致之
也。圾危也。殆亦危也。聰明叡智性也。給捷也。數
急也。敏見快也。應事之間以其性之敏故應之
捷給。此其過入處也。脩人事以應天理故曰以
入受天。審明也。禁過猶持心而未化也。知過之
由生則不待禁止之矣。乘人而無天言盡其有

為而不知無為也。乘行也。行其在火之事。故曰
 乘入身我也。以我對物。故曰本身而異形。火馳
 如火之馳。言其急也。自尊尚其知。而急用之。故
 曰尊知而火馳。緒末也。為末事所役。而不知其
 本。故曰緒使叢脞之意也。書益稷篇。皋陶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
 哉。萬事隳哉。註。叢脞。煩碎也。物絃為事。為物所拘礙也。物隨
 四方而來。顧視而應之。故曰四顧而物應。事事
 而應。各度其宜。故曰應衆宜。為物所汨而失其
 自然之常者。非能定而應也。故曰與物化而未
 始有恒化。為事物所變動也。常一也。未始有常

無定也。一箇彼且。七箇方且。古今以來。那得這
 般文筆。雖然。又轉一轉。言其雖未可以配天。亦
 有可尊處。一族之聚。必尊其祖。故曰有族有祖。
 只此等閑四字。下得亦奇。衆父者。出於衆人。而
 可以為其父也。謂其高一世也。衆父之父。則高
 又高矣。衆父之父。天也。自然者也。率將帥也。言
 此人之用於世。亦可以致治。亦可以致亂。北面
 臣也。南面君也。言以此為臣道。以此為君道。皆
 有患害。故曰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

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
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
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
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
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
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入分之則何事之有

富壽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學道者則以為不足介
意莊子却如此翻說越見他高處天生萬民必
授之職即是孩兒墮地便有衣食分劑山谷所
謂百草愁春雨是也言行錄宋續集黃魯直傳
人生歲衣十疋日飯兩盂

而終歲荒然疲疫此何理也男女婚嫁緣渠儂
隨地即有衣食分劑所謂誕真之隘巷牛羊腓
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感眉
終日正為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湛
然可復有不富而使入分之言各付諸人也
足之歎邪

夫聖人鶉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
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
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
辱之有

鶉居無定所也穀鳥初生者也其母哺之雖食
而非自求也言無心於食也鳥行飛也無彰無
迹也隨所寓而無戀著也與物皆昌者物與我

各得其生也。脩德就間，邦無道則隱也。厭世而上，僊解脫之意也。白雲帝鄉，虛無之上也。三患少壯老也。楞嚴經恒河水之喻。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知身中有不滅耶。波斯匿王。我實不知。佛言。我今示汝不生滅性。汝年幾時見恒河水。王言。我生三歲慈母携我謁耆婆。夫耆婆言。長壽經過此流。爾時即知是恒河水。佛言。如汝所說。二十之時衰於十歲。乃至六十日月歲時念念遷變。則汝三歲見此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歲時宛然無異。乃至於今年六十二亦無有異。汝今時觀此恒河與昔童時觀此河之見。有童耆不。王言不也。佛言。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曾皺。皺者為變。不皺非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便是三患身常無殃。自樂也。上言壽富多男子。下却倒說壽既在後。其辭又多。此亦文之機軸也。

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堯猶欲問而封人不之荅。但曰：退已。猶言你去。

休接輿趨而辟。論語微子篇。荷蓀丈人到則行矣。同上。

伊川不得與同舟者言。言行錄伊川傳云。聚涪州。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在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正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老父往去不顧。皆此機關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

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

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佶佶乎耕而不顧

此段又言世變愈下一節不如一節在禹時不如堯舜矣無落吾事者落廢也言吾不暇與汝言恐廢吾耕事也佶佶低首而耕之狀堯不賞不罰今子賞罰而民不仁其意蓋言賞罰不如

無亦如必也使無訟之意大學却借堯舜禹之名以言之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緝緝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泰初造化之始也所有者只是無而已未有箇有字也有猶無之則安得有有者此乃一之所由

起也。此一字便是無字。故曰有二而未形。物得
以生則有有矣。凡物各有其有皆德也。未形者
言一所起之時也。若有分矣。而又分他不得。故
曰且然無間。且然猶且也。且字下常添一字無
間。便是渾然者有分。便是粲然者。此命字即天
命。謂性之命。庸中留動而生物。元氣之動運而不
已。生而為物。則是其動者留於此。故曰留動而
生物。留動二字下得極精微。莫草草看。動陽也。
留動靜也。靜為陰。此句便是有陽生陰成之意。
物得之而生。既成物矣。則生生之理皆具。以元

氣之動者而為我之生者。此謂之形也。看佗形
字。却如此說。實他書所無。形體保神各有儀則。
謂之性。此一句便是詩有物有則。烝民篇天生
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便是左傳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有動作威儀之則也。左傳成十三年。劉子。曰
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形體氣也。氣中有
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神所謂儀則。皆此神為之。便是性中自有仁義
禮智之意。若以吾書論此四句。第一句德字。却
是性字。此性字却是性之用矣。所以道此書字
義當作一眼看。性脩及德者言。脩此性以復其

自然之德。德既至矣。盡矣。則與無物之初同矣。及德猶言復禮也。至極至也。同於無物之初。則虛矣。虛則大矣。既虛而大。則有不言之言。合喙者不言也。鳴者言也。以不言之言。如此下三字。便是他奇筆處。下面却翻十轉。又曰喙鳴。合此合字。又與上合字不同矣。言此喙之鳴。既以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者合矣。以此自然。合則與天地合矣。故曰喙鳴。合與天地為合。緝緝猶泯泯也。泯泯然。若愚若昏。形容此合字也。此乃謂之玄妙之德。則與大順同矣。大順。即泰初自然之理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象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若相放。帝王同條共貫之意。漢書董仲舒傳云。夫帝王之道。豈不

同條共貫與。何以我之可明彼之不可以我之逸勞之殊也。

然明彼之不然。辯者之言雖曰堅白同異紛紛

多端。黃氏曰抄公孫龍者戰國時騷無稽之辯。曰堅白石謂目見石之自而不見石堅。手

知堅而不知其自。我能分辯之。若懸於天宇

之間。謂能曉然揚而示人也。離分拆也。晉易技

係解已見前篇。應帝王篇成思者為人所繫縛而成

其愁思也。自山林來者言為入捕而來也。前曰

執繫此曰執狸繫字誤也。所不能聞所不能言

即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意。論語公冶長篇云。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文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有首有趾言人之頂

踵同也。無心無耳言其無知無見也。無形無狀

自然而然者於形而下者見形而上者即有形

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也。此下句下得亦奇。盡

無者言世無此人也。動止起居也。廢起窮達也。

言起居死生窮達之間皆有自然而然者人皆

知動止死生廢起之為動止死生廢起而不知

其所以為動止死生廢起者也。退之送文暢序

曰江河所以流。人物所以繁。韓文第二十。浮屠

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

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

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

以流而謂之不當又為亦有所見之言。但今人
淨屑之說而瀆告之也。等閑讀過了。治者。治事之治也。人者。人事也。因
 人事而治之。則我無容心。故曰有治在人。非惟
 忘物。併與天亦忘之。此謂之忘已。忘已者。無我
 也。入於天者。入於自然也。猶前曰入於非人也。
 上曰忘乎天。此曰入於天。入則與天為一矣。唯
 其忘而後能為一也。但應帝王曰未始出於非
 人。未能忘乎天也。未始入於非人。出乎造化之
 上也。應帝王篇。秦氏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註。非人。即天也。有真氏未始出於非人。註。陳眉公云。有真氏。喻無為。與此入乎天之語又異。此喻多慮。秦氏。喻無為。

皆其鼓舞。處不可執著。執著則難讀。莊子矣。

將問。蒞見季徹曰。魯君謂蒞也。曰。請受教。辭不獲
 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
 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轉。季
 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螻蟻
 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
 為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將問蒞。視
 然驚曰。蒞也。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
 之言其風也。

薦陳也。請以所言陳之。拔出公忠之屬。舉賢也。

無阿私無偏黨也。輯安也。局局笑之貌也。螳螂怒其臂以當車轍言力小不足以任此大事也。曰怒而飛。遊篇曰草木怒生。外物此言怒臂莊子喜下一箇怒字其自爲處者言其自爲所處之地如此則似危其觀臺以示於人。人將往而歸之則投足而來者愈衆矣。多物人物之多也。意言名聲愈盛而世之趨者愈衆則自累矣。願驚之貌聞此言而無所知故曰茫若於夫子所言風者遺風之風亦猶曰言其略也。
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

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凡堯舜之教民溟溟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搖蕩者轉移也。賊心有爲之心也。獨志獨得之志。朝徹見獨之獨也。太宗師篇朝徹而後能見獨者自見而人不見也。見民既成教而易其習俗皆滅去私心而進於道。但如生知之性自有而不知爲上之化。故曰不知其所由然以堯舜爲高而以我次之。故曰兄堯舜之教而弟之。謂堯舜豈能勝我。我不在堯舜之下。却下句如此。

也是好奇溟滓有低頭甘心之意良字即是人
字言凡人能如此則豈肯見堯舜之教而自處
其下也同乎自然之德則其心安矣居安也欲
者聖人欲其民如此矣也

子貢南遊於楚友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
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捐然用力甚多
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下日浸百畦用力甚
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
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
名爲槿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

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
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
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
瞞然慙俯而不對有問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
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
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
忘汝神氣隨汝形骸而廢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
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
畦間鑿隧爲水溝也抽拔也沃湯洋溢而湧出
也言取水之易也此數句形容得桔槔自好機

械器也。用之則為機事。所以用之者，心也。有心則純自不備，言不純一，虛明也。神生不定，不能抱靜主也。道所不載，言不能載道也。要求學問工夫，這般處皆當于細體認。子奚為者，猶論語曰奚自也。憲問篇子路宿於石門晨擬聖言慕聖人也。於于自大之貌。獨弦哀歌，言人不知而自誦自說，賣名沽名也。獨弦哀歌，譬喻說也。比之擊磬於衛。論語憲問篇則非矣。忘汝神氣猶曰黜其聰明也。隨汝形體即忘已也。汝能如此，猶尚喪幾，不然身且不洽，何能洽人。此譏吾

聖入之言無乏，即無落也。

子貢卑陬失色，瓊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汨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

卑陬慙惡之貌。瓊瓊，自失之貌。不自反，言不復

其常也。天下一人言孔夫子也。事求可。可爲則
爲也。力少而功多。便是枯樺之類。徒獨也。今其
與人獨不然。言漢陰丈人也。記其生於世。雖所行
亦與人同。自不知其所往。即浮游而不知所求。
猖狂不知所往也。在宥篇故曰託生與民並行而
不知其所之。淳備純一渾全也。茫乎無形迹之
貌。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言此人心。中必無
功利機巧之事也。此忘字與亡同。無也。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
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

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
我之謂風波之民。

夫人者。指漢陰丈人也。不以毀譽爲損益。譽且
不顧。而况毀乎。所言行於世。曰得其所謂。所言
不行於世。曰失其所謂。風波言爲世故所役。而
不自定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
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
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
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假大也。假脩大脩也。渾沌氏即天地之初也。術道也。識其一者所守純一也。不知其二者言心不分也。內本心也。外外物也。明白則可入於素。素者素朴也。無為則復歸於自然之朴。體性全其性也。抱神一也。汝將固驚邪。固宜也。言汝未知此道宜乎驚異也。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死風於東海之濱。死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死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

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大壑大海也。橫目之民。撰出此等字。以形容世人也。遊於大壑者。言世間不足觀。將觀於海也。官施不失其宜。隨所職而各當其任也。拔舉而不失其能。無遺才也。情事實事也。盡見事事可為之實。順其所可為者而行之。故曰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所言皆是自為。不為人而為也。天下自然化之。自為者為己。非為人。也。手

撓撓動也。言舉其手隨所顧而指之。民莫不應。書曰：惟動不應，僂志是也。益稷篇。惟動不應，僂志以昭受上帝。孔安

國註云：僂，待也。帝先安所正，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手撓顧指，指麾拱揖之意。聖人之治天下如此，意謂古帝王也。

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羨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恬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

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居行動靜也。動靜無所容心，故曰居無思，行無慮也。不藏是非，羨惡佛家所謂不思善，不思惡也。

大惠普說第二云：如明上座，趕六祖至大庾嶺頭，要奪衣鉢云云。慕然提不起，乃告曰：行者云云。祖忽喚曰：明上座，明曰：喏。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當恁麼時，一物不思，作麼生是汝父母未生時，本來面目。此乃古本壇經所載。共利共給，與人全樂之意。

恬乎，悵然之貌。若嬰兒失母，若行失道，皆言其無意。人世有不得已之意，財用飲食皆致之，不問言無心也。德人比之聖治，高一層矣。

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輿，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上神言其神騰躍而上也。出乎天地之外，月月

上神言其神騰躍而上也。出乎天地之外，月月

之光反在其下。故曰乘光與形滅亡。言雖有身似無身矣。照曠者言大昭晰也。致命極乎天命也。盡情者盡其性中之情也。此情字與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同。告子上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以天地之道自樂而萬事無所累於我。故曰天地樂而萬事銷亡。復情復於實理也。萬物皆復於實理則與我為一矣。混冥即混淪也。即所謂渾沌氏也。神人比之德人又高一層。如此分別。蓋謂古帝王之上更自有不可及者。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

滿稽之言以征伐不及於揖遜。因無鬼之問。又併與有虞氏非之言。天下皆願於治。因有虞氏治之而反以為累也。無瘍何以藥。不禿何用鬢。不病何用醫。蓋言喚作治天下便是病了。無為

而治則無病也。孝子爲父操藥，其色終是不樂，不若父之無病也。故聖人以爲有心於治天下，則可愧矣。其言雖不正，譬喻處亦奇特，脩進也。與羞同，古字通用。羞之羞，耻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跡，事而無傳。

舉世淳一，未有賢能之名，故曰不尚賢，不使能。標枝，枯枝也。但見其枝，不見其葉，故曰標枝。野鹿，標枝皆是無情無欲之喻。端正，脩身也。相愛相親也。相與，以實誠也。由心之謂忠。當事事得其當也。端正而下，四不知言當時未有仁義忠信之名也。蠢動，有生之民也。相使，相友助也。不以爲賜者，不以爲恩也。行而無跡，事而無傳，是當時未有是非毀譽之事也。此皆形容太古之世。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

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

不諛不諂。能諫其君父也。隨其所言以爲然。隨其所行以爲善。不知諫者也。在君親則以諫者爲是。以不諫者爲非。而我之於世。隨其所謂善者而爲之。隨其所謂爲是者而是之。則世俗反嚴於君親乎。此意蓋言今人之所謂道。皆世俗之所同是者。非獨得於已。而與造物爲徒者也。

導順也。諛諂也。我之所謂道。只與世俗同。則是我之所爲。亦導諛世俗而已矣。若人加以導諛之名。則我必不悅。而終身所爲。不免導諛言。其不能異於世俗也。聖人以天下通行者爲道。而莊子以爲道。必出於一世之上。故以古之帝王與聖賢。皆作下一等看。乃如此發明一段筆勢。瀾翻信不可及。然其言亦太過矣。

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綵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

合其譬者。言合天下譬喻以立說也。飾辭者。言脩飾其言辭也。聚衆者。言聚天下之學者而歸已也。觀其初心。要高於一世。要其終。也不能離於當世之人。是其終始本末。不相照應矣。故曰。不相坐。猶不相當也。垂衣裳。設綵色。動容貌。言儒者之衣冠也。采色。文章也。循循。以誘誨學者。故以爲媚。一世此皆譏吾聖人之意。已之所是。學於我者。皆以爲是。已之所非。學於我者。皆以爲非。學於我者。皆流俗之庸人也。我之是非。與彼通同。則亦流俗之人矣。既與庸人爲徒。而不自謂爲庸人。是至愚而無見者也。莊子之意。蓋以其所獨得者。人皆不知。故已與人異。遂有此憤排之言。非正論也。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揚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於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

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
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不終身不解不靈只言其不自知也祈嚮趨嚮也
三人同行而二人皆惑猶且勞苦而行不至今
天下皆惑於其說我雖獨有所趨嚮何以回一
世哉此予字莊子自道也折揚皇華里巷之曲
名也大聲古樂也喻其至高之論也不止於衆
人之心者與之說不久也折揚皇華比俗言也
俗言勝則至言隱矣垂踵者垂其足而坐不肯
行也二缶踵惑者即前言二人惑也所適不得

即前言勞不至也傳寫之誤以垂爲缶以踵爲
鐘皆不可解以前句證後句合作垂踵分明知
其不可得而強之又一惑也此自歎之言謂我
既知其不可告語而欲強以語之是我又添一
惑也釋之舍去也不推不必推說也比近也付
之不言則不近於憂矣此自解之言也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
其似已也

厲人惡人也中間添一之字猶前言驪之姬也

齊物論篇○楊升菴新語云莊子厲之人夜半
生其子又以驪姬作驪之姬地名南沛作南之

沛。呂覽楚舟。姬作舟之。姬家語江津作江之津。
 樂府桂樹作桂之樹。文法皆異。古文用之字如
 此。此是其文法也。惡人生子。恐其似己。是自知
 其惡也。彼且自知。而世之惑者。皆不自知。則不
 如厲人矣。以前面大惑。終身不解。大愚。終身不
 靈。又如此。譬說兩句。而不結斷。此皆是弄筆處。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
 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義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距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
 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
 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憊中顙。四曰五味濁口。

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
 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
 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
 可以為得矣。

其斷在溝中者。破為犧樽之餘者也。同此一木。
 或為犧樽。或棄溝中。榮辱雖不同。必竟皆是枯
 本矣。此與臧穀亡羊處意同。駢拇篇五色五聲五
 臭五味。皆人力為之。故以為亂性。以此四者與
 趣舍並言。所以抑之也。困憊。衝逆人也。中顙。自
 鼻而通於顙也。濁口。汗其口也。厲爽。乖失也。趣

舍是非好惡也。以趣舍而汨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故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揚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而乃自以為能，彼以其說自困而乃曰：自得。以此為自得，則禽獸在籠中亦為自得矣。貶之之甚也。濁口一本作噉，非。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睨睨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以其趣舍形諸言語，見諸顏色，與人爭是非，曾

次為之槩礪。故曰：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脩，皆儒者之服也。衣服必以禮強自拘束，故曰：以約其外。搢笏執也。紳脩長帶也。其在於內也。支塞充盈，如柴柵然。言胸中不自在也。外為禮文束縛，如罪人被束縛然。纏繳繩縛也。睨睨目視之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束縛之中。而彼自以為得，是罪囚之人與囊檻之虎亦以為自得乎。極口以詆揚墨亦已甚矣。交臂束其手也。歷指繩縛其手而指可數也。囊與檻並言亦猶俗言胡孫入布袋也。

事文類聚三十九云。梅聖俞以詩知名三

